

壓 迫

張資平譯

上 海

中華新教育社出版

1933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1995



壓 迫

壓 迫

(一)

雖然聽見Y樓的女主人來了，但阿昭故意的不出去迎她。她隻手在按着疼痛的腹部。頭額抵着覆在火炕高頭的小棉被上。到後來聽見和母親說話的Y店女主人的聲音漸次地尖銳起來，阿昭免不得抬起頭來望望窗口那方面。日光射進窗口了，竹製的窗櫺映到紙屏上來了。今早晨用揮發油洗乾淨了的兩個簍布晒在那邊，在風中搖動，也映在

紙屏的一端。阿昭癡望着就在這上面微微地轉動的染着淺紅色的暈輪。

“阿昭，你肚子痛？”

Y樓女主人手裏拿着烟絲盒走進來。阿昭看見她，微裝出嚴冷的面孔，沉默着點了點頭。Y樓女將却很和藹地在笑着。

“真的沒有得辦法。每日每日總是說這樣不好，那樣不好。我在那邊也儘是想方法敷衍那個主人。真對不住他了。你想，司好了約後，又過了四天了。”

“真對不住了。不過沒有法想。完全是因為自己的身體太壞了。”

阿昭不想看見Y樓的女將的臉，低低地俯着首說。Y樓女將把烟絲裝進烟筒裏後，隻手掀開火炕上的薄棉被。

“你這個人真可笑。火炕盆裏那裏還有火呢！我當你是在向火。”

Y樓女將說着把棉被敷回去。她用烟管在火炕上，音調很和諧地敲了幾敲，暫時間不說話在沈

想。

“姆媽，快點來。”

阿昭向隔壁房裏高聲地說了後又沉默下去，也在沉思了。

“是不是錢不夠用？”

Y樓女將以平靜的音調低聲地問她。

“……………”

“有什麼不滿意的麼？你討厭那個主人麼？”

“不是的。不過……”

阿昭還沒有明白地把話說完，她的母親秦媽拿着裝有紅炭的火鏟進來了。秦媽身體肥胖，背上還絡着襁褓，揩阿昭的兒子——太郎。可愛的白皙的圓臉在外祖母的鬚髮的後髻側露出來。圓圓地睜開着的眼睛向周圍流睇。阿昭注視着太郎。太郎的小口周圍嘴角上給食物的渣滓染得又污又黑。

“這個小孩子太可愛了，你捨得離開他嗎。”

Y樓女將急不及待般地把烟管向着火鏟取火吸烟。一面吸一面望着太郎向秦媽說。

“那裏！阿昭對小孩子一點也不愛。”

秦媽把火放進火炕盆裏後，喘着氣立起來。

“真的，阿昭這回出去，在營業期中要有覺悟不生小孩子才好。像你這樣會生小孩子的女人真是罕見。不論到那一處地方，定生一個小孩子作贈品帶了回來。”

阿昭不說話只是苦笑。近二三日來沒有梳洗了，皮膚帶着黃色。滿染着脂肪的鼻尖也像變圓了些。眉頭也亂生了些細毛，一點不整飾。容貌也像差了好些。但笑的時候，眼際還是滿堆着嬌媚。

“總言之，對這個訂約，若不願意時，就明白地謝絕了他也未常不可。”

Y樓女將像再不能忍耐了，決絕地說出這句話來了。她的鼻樑很高，顏面的筋肉也很緊張；但右邊眼臉上有一個疤，使她的臉孔常發出一種陰險的神氣。她收拾了烟管，插進帶間的袋裏去，用兩手交互地拍拂她的帷裙。

“並不是有什麼不願意。不過……”

阿昭總是沒有把心思明確地說出來。想說北海道是自己不喜歡的地方，但明知說出來後，定會

給Y樓女將斥駁的，所以不再說了。阿昭想，還是這樣曖昧地把訂約盪過去好些。阿昭才仰着首無意識地向高處望了一望，但又低俯下去在沉思了。

“那麼明天給我們動身好麼？主人本要今天起程的，一切也打整好了。無論如何，明天要使我們能夠一齊動身才好。”

“唉——。”

阿昭仍然低俯着首回答。

“真的明天可以動身，是不是？”

“唉——。”

阿昭茫然地繼續着答應Y樓的女將。但忽然又抬起頭來望望在站着的女將的臉。

“地方太遠了些。”

阿昭無意識地在歎訴她的較平穩的不滿。

“我也想定是因為這件事。你說地方太遠了麼？又不是到西洋去。像北海道有什麼遠呢？試想想自己多少歲數了。你這樣地揀肥擇瘦，恐怕無論等到什麼時候都得不到好的位置。作算看去還很年輕，但今年不是二十九了麼？明年就三十歲了。

並且——”

Y樓女將說別這裏，不說下去了。生育了幾次的阿昭的頭髮脫減得很稀薄了。女將幾次想提起來說，但覺得這種話無聊，並且怕阿昭聽見討厭，終於沒有說了。阿昭的頭髮不單脫落得很稀薄，並且，若不加以梳飾，會把她的歲數形容得更老了些。

“唉，這些是我自己曉得的。

阿昭很悲寂的說了後，再沉默了。

“所以你還是要忍耐些。能像從前生的小孩子，男人方面可以承受時，倒還好些。如果再生一個像太郎一樣的，男人方面不能承受的小孩子時，就不得了了。所以你還是見機些。看見可以撒手的時候，就撒開手好些。不趁這個時候多賺點錢，以後要後悔無及的。”

阿昭忽然悲切起來，像快要淌眼淚了。她忙啞着唇，極力把眼淚忍住。

“那麼，就這個樣子吧。”

Y樓女將抬起半身，伸展着膝部，她想着了什

麼事般的說。

“我去和主人說，加給你五十塊錢，多點錢。你也比較鬆動些。怎麼樣？”

“但是借多了也不好吧。”

阿昭說了後緊抿着小嘴向着女將微笑。

“就不多借點錢也不能減縮年限吧。”

“唉——”

“阿昭到這時候覺得一切有點難處置了。以後不再和女將說話了。她再憂鬱地緊蹙着眉頭深歎了口氣。女將看見她那種樣子，也就立即站了起來。”

“那麼一切由我去辦。總之你要準備明天一早就動身。不要再拖延了。你灌個暖水壺，溫一溫腹部怎麼樣？”

“謝謝你。”

女將回去了。

“阿昭你真的過於任性了。叫我爲難。太叨勞她了。”

秦媽望着女將出去後，故意高聲地對阿昭說。

(二)

阿昭覺得一部分似刺般的沉痛漸漸地擴張到腹部全體時，腰部十二分的疲倦，完全失了氣力般地斜倚着暖和的火炕，昏沉沉地在微睡。太郎走到自己身邊來，攀纏着自己的肩膀或胸膛。阿昭覺得這個小孩子很討厭。但又像是夢。她明瞭地睜開醒眼來時，自己身傍早沒有太郎的影子了。阿昭感着孤寂。

“太郎呀！乖乖呀！”

阿昭試叫了一聲，但並不聽見母親的回答。像都出去了。隔壁廳裏很寂靜的。阿昭忽然痛愛起太郎來了。她離開了火炕，打開門屏，廳裏果然不見一個人，只見木馬和頭部裝有彈機的瓦貓橫倒在廳裏的蓆上。阿昭以憂鬱的心情注視着晒不到陽光的陰暗的廳房。看見蓆上撒着太郎吃剩的麵包碎屑時，忽然興奮起來，十二分地想見太郎。

“母親帶他到那裏去了呢。”

阿昭一邊走一邊對自己說。她把格子門打開，走出室外來。在狹窄的街巷裏，不見有來往的行

人。無論那一家的門都暗暗地寂靜地關閉起來了。也聽不見人聲。由高高的洋房屋頂上流下來的赤黃色的日光照在西面街巷口的公用自來水的鐵管柱上。衣衫單薄的阿昭覺得有點冷，就回屋裏來了。坐在長火盆的面前，給黏液粘着的口吸了一口煙之後，走向火廚裏來洗臉。

站在火廚房裏聽見外面嘈雜的履音。有人在外面推開格子門。

“是那一個？”

阿昭一邊揩臉一邊問。但不見進來的人回答。阿昭忙出來望了一望，原來是她的小弟阿吉。阿昭看見是阿吉就不說話了，再回廚房裏來把牙粉盒等器具收拾好。

阿吉把手中的紙製的大板斧靠着壁放在廳裏的一隅。阿昭穿着洋紗的長襯衣，上面加一件黑長褂，還加上外套。她在注意把外套的黑紐帶結好。赤小豆色的襯衣腳微微地在黑內衣下面露出來。

“做什麼？那個東西？”

阿昭坐下來，望着板斧問她的弟。

“黑旋風李逵的板斧喲！要拿到茅屋那邊去的。”

阿吉走近壁邊用指摸摸斧刃，又跑過那一邊去，遠遠地眺望斧的樣子好看不好看。

“剛才那個老頭子才做好來給我的。”

“你還是穿這件麼？昨天給你的錢怎麼樣了呢？又送給他們了麼？”

“唉，給他們拿去了。”

阿吉走近姊的對面，盤腿坐下去，伸手向火盆裏來。

“冷得不好過，今天再給點錢我好麼？”

“我這裏沒有錢了。你向姆媽要吧。”

阿吉的高高的鼻梁上起了一陣小皺紋，很馴謹的不再說話，只管注視着自己的指尖。過了一會。

“北海道的事怎麼樣了？說好了麼？”

阿吉不望着他的姊問。

“你管牠怎的？又想向人要零用錢了，是不是？你指望這筆款是靠不住的喲。”

“零用錢麼？今天一個意想外的人給了點零用錢給我。”

“誰給了你？”

“太郎兒的爸爸喲。”

阿昭聽見了後滿臉通紅了。

“你碰見了他麼？”

“在淺草橋那邊碰見的。——他什麼時候到這裏來的？”

“你管他什麼時候到來的！不要多嘴了。就連姆媽我都沒有告訴她。”

阿吉從懷裏掏出一個荷包來，再從荷包裏檢出一張一元的紙幣，笑着給阿昭看。

“他也像光景不很好，穿得不十分好看。他要我告訴你，今夜裏到谷家的老媽子那邊去。”

“他這樣託了你麼？”

“是的。”

阿吉說想什麼東西吃。他到廚房裏去檢看伙食櫃。他發見有小魚乾，他便把鐵絲網一同拿到火盆邊來。開始烤乾魚片。

阿昭一個人寂寞地在凝想。連今天有五天不見信三郎了。若到谷家去，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請她叫信三郎來。但阿昭却故意不到谷家去。因為她想，還是就這樣不再會信三郎，決然地到北海道去好些。

殊不料阿吉說碰見了信三郎，阿昭忽然又思戀起那個男人來了。因為想見自己，兩個月前走出東京來，所有的錢都用完了，穿着破舊的衣服，留戀着自己，還在東京市中走來走去的男人的心再次引起了阿昭的無窮的悲哀。

阿昭胸部刺刺地作痛。她緊緊地用手按着自己的胸。無意識地凝視着在吃干魚片的阿吉。但祇一剎就站起，把鏡臺搬到亮的地方來。她叫阿吉倒了一漱口盅的熱水過來，自己在向着鏡臺剃臉上的小毛。

“我是個好男兒，有本領，能發明，……”

模倣着小孩子們的口調，秦媽唱着近來在兒童間最流行的歌句，揹着太郎回來了。

“阿昭你的腹痛怎麼樣了？”

“好了喲。”

“那就安心了。”

由秦媽背上卸下來的太郎拖着白色的背帶，爬到阿昭跟前來。

“——啊！”

太郎高呼着走到阿昭身邊來時，剃刀尖在她頰上劃了一個傷痕，血不住地滲出來。

“姆媽，不該叫他到這兒來的！”

阿昭放下剃刀，由袖裏取出張淺桃色的薄紗紙來拭頰上的傷痕。一面把身體倚近抓着自己背部站在後面的太郎，一任他搖來搖去。

長形的鏡中映着太郎的蒼白的笑顏。太郎望着鏡裏像敲擊什麼東西般的，伸出左手一上一下地搖動。阿昭歪着身體一任太郎的推搖，凝視着鏡中的太郎的臉。

“喂！這裏來！”

秦媽走過來，把太郎奪抱了去。鏡裏面祇留着阿昭的臉，——頰部的傷痕粘有紙片的臉。

“你還是穿着這樣的衣服麼？”

阿吉給母親說了後，趁這個機會就向他的母親要錢。

“我身邊半個銅錢也沒有了喲。阿昭，你借點錢給阿吉吧。”

阿昭從鏡臺的抽斗裏取出一個荷包來，把整個荷包丟向給阿吉。

“你要多少，拿去就是了。”

阿吉很喜歡地把荷包裏的紙幣應有盡有的取出來看，五圓的一張，一圓的四張。阿吉取了三張一圓的紙幣。其餘的還給他的阿姊。

“今晚上真的去贖回來。”

“那是你自己的衣服。贖不贖由你。”

阿昭向着鏡臺說。阿吉雙手掂着紙製的板斧，很愛惜這個玩器般地出去了。

阿昭剃了面，準備到澡堂裏去了。

“太郎也很久沒有到澡堂裏去了。”

“啊呀，我今天怕煩，不能帶他去。晚上姆媽帶他去吧。”

阿昭在一件單的和一件裕的寢衣上，加上